

大望河的泳者

■陆庆开

暑气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大望村裹得严严实实。大望村有40来户人家，散落在山坳里，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去了广东、浙江的工厂打工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，孩子们在山间穿梭，扯着嗓子和蝉鸣较量，被闷热的日光笼罩着。

然而，村边的大望河并不安静，宽阔的河床铺展着清澈的河水，浅处能看见鹅卵石在浪中静卧，最深能没过大人的头部，藏着两米多的幽暗。这在孩子眼中是秘境，也是大人们常念叨的警示之地。

每年夏天，不少孩子会在大望河玩水。河边有一个水浅的地方供孩子们游泳，但也有胆大的孩子游到水深的地方，游到对岸去。几代人在水里长大，大家见多了就习以为常，很少有人制止。钓鱼的人们在下游拐弯处垂钓，距离较远，遇到险情时，往往靠不住。

林晓峰今年12岁，1米5的个头，几乎和爷爷一般高，即将从六年级升入初中。妹妹才5岁，还在上幼儿园。晓峰读二年级时，就托付给70岁的爷爷，父母带着襁褓里的妹妹到广东打工去了。爱喝点小酒的爷爷知道晓峰诚实，对他十分放心。

林晓峰第一次对河水产生敬畏，是在陈家水库边。那年他10岁，两头水母牛在山上走丢了，爷爷便让晓峰一起去。爷爷俩兵分两路，从大望山脚抄到陈家水库，各自沿着一边寻找，找了1个多小时。最后，晓峰在陈家水库附近的牛滚沟找到了牛。他攥着湿透的衣角

站在水库边，想跳进水里痛快泡一泡。他仔细观察水库的四周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水库没有护栏，也没有可以抓扶的地方，看着那绿得发沉的水，想到一旦跳下去沉了下去，很难爬出坝口。他突然想起爷爷说的“欺山不欺水”。深知“万一”两个字的分量——万一沉水怎么办，爷爷会拄着拐杖满山喊，爸爸妈妈会在工厂的流水线前伤心欲绝，无心做工，妹妹再也见不着爱逗趣的哥哥。于是，他没有下水库，而是直接把牛赶回了家。

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空荡荡的屋子，晓峰就起床写作业。他的书桌堆满了书，像座小小的山。17寸的电视蒙着薄尘，饮水机嗡嗡作响，方桌上放着结着冰碴儿的南瓜汤，那是爷爷晚上放在冰箱里给他准备的。尽管条件简陋，他仍一笔一画地认真书写，劲头十足。

同村的小伙伴们一会儿在村头喊“走咧走咧！”一会儿又跑到他家窗台前喊：“晓峰，下河咯！”他头也不抬，笔尖在练习册上沙沙作响，“老师说，没大人陪，不能去。”

“我们从小就在水里泡大的，你怕啥？”窗外传来的笑声混合着河水的腥气飘进屋里。晓峰捏紧笔杆，爷爷上山前的话在耳边回响：水这东西，看着软，急起来会吞人。他知道伙伴们说的是实情，大望河几代人都在游，只有春汛时才偶尔发威，溺死的都是不识水性的外乡人。可爸妈视频时红着眼圈的嘱咐，学校墙上“防溺水”的标语，像根弦绷在他心里。

把竹竿画得笔直，像两个站岗的哨兵。他用爷爷的手机拍了画的照片，把图片发到班主任微信里，并附上自己的想法。

爷爷年事已高，很多重活干不了，但每天仍上山放牛割草。晓峰陪着爷爷上山割草、赶牛回家，自己洗衣服、打扫院子。邻居们纷纷夸赞：“这孩子真懂事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能干。”别的孩子却笑道：“就一个书呆子，哪有我们会钓鱼打靶，玩得爽。”

有一天，他悄悄跑到河边，看到几个小男孩在深水区游泳。两个打赌潜水，看谁在水下时间长；两个在打水仗；还有一个从高坎往深水里跳。他们玩得气喘吁吁，小脸蛋灰不溜秋，嘴皮发紫。晓峰心想，他们都玩得这么累了还不停歇，现在雨水多，万一涨水咋办？几天后，河岸边插了一面门板大小的广告牌，上面印着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：“深水区域，严禁小孩私自下河游泳”，旁边同样横放着两根5米多长的竹竿，和晓峰画上的警示牌几乎一样，没人知道这警示牌是怎么来的。

田华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准备游泳。田华发现竹竿被扔到河对岸，打算游过去拿，让晓峰先热身，避免下水抽筋。

田华刚游到对岸，就听到这边传来呼救声。原来是三个小伙伴偷偷在下游的禁水区洗澡，其中一个抽筋了，像片叶子不停翻卷，拼命挣扎。两个孩子吓傻了，哭着呼救。田华在对岸，游过来需要几分钟。晓峰毫不犹豫，脱下外套扎进水里，脑子里回响着田华的喊：“从后面托住胳膊，别被他抱住。”

他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，身后水花四溅。抓住对方的胳膊时，对方指甲陷进他的肉里，他咬紧牙往岸边拖，到水浅处，脚被河底的卵石磕出血。这时，田华也游了过来，和晓峰一起把人抬到岸边。田华发现小朋友因喝水过多晕厥过去，便问晓峰会不会救助。“我能行。”在田华的指导下，晓峰一只腿跪地，另一只腿下蹲，弓着身子把小伙伴腹部搁在腿上，一手扶住对方的头部让口朝下，另一手用力压其背部，一下，两下。

那孩子咳着水醒过来时，晓峰的胳膊还在发抖。小伙伴们围了过来，散开地看着这个曾被嘲笑为“旱鸭子”的人。田华拍着他的背，河水顺着晓峰的发梢滴在地上，晕开一小片涟漪。

后来，田华成了护河员，义务教村里的孩子游泳，竹竿被固定在岸边，刷上了红漆。晓峰一有空就来帮忙，教新学的孩子换气，在浅水处比划着说：“吸气要深，呼气要慢。”

大望河水依旧流淌，夏日阳光洒在水面，闪烁着粼粼波光。河岸上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，与广播里新换的安全儿歌交织，在蝉鸣声中悠悠散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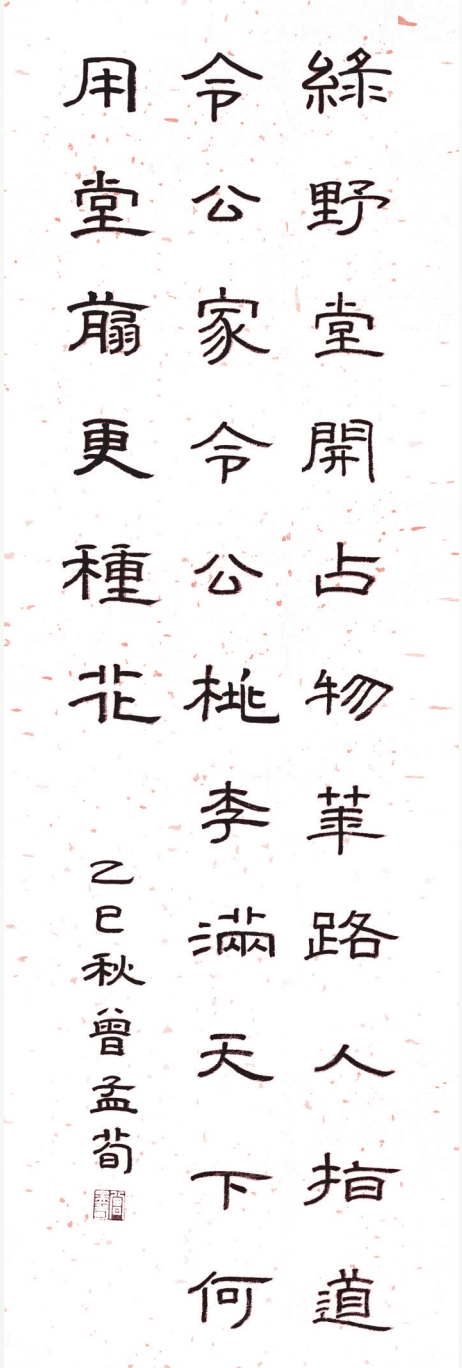
晓峰成了村里的英雄，但他并未骄傲，反而更加努力地学习和生活，父母没有寄钱让他报名学游泳，而是寄了一套潜水服，希望他练好本领，帮更多伙伴学会游泳，守护大望河。

(作者单位：平塘县第四中学)



迎春图

六盘水市第二十六中学美术教师 王太学



奉和令公綠野堂種花

曾孟荀 毕节市实验学校六(6)班 指导老师：付涛



抓田鼠记

贵阳市甲秀小学学生 彭奥腾

清幽的月光洒下，照亮了村庄的小路，月光之下，映出两个身影，那正是刚抓住田鼠的铁蛋和他的表哥。

故事还要从2个小时前说起，从小在一线城市长大的表哥来到了农村孩子铁蛋的家里，表哥刚进入家门，铁蛋就感到了一股特殊气势，表哥身着华丽的衣服，戴着高端的手表，还背了一个昂贵的背包。妈妈热情地招待了表哥，而表哥一眼就看到了身旁的铁蛋。铁蛋主动和表哥搭话：“表哥，你的衣服真好看，能分我一件吗？”表哥听后笑了笑没有说话，铁蛋再次主动搭话：“表哥，要不我带你去抓田鼠吧，可好玩了。”表哥也没抓过田鼠，但听铁蛋说很好玩，便兴致勃勃地出了门。

走在通往田间的小路上，皎洁的月光照耀在两人的脸上，铁蛋边走边玩，开开心心的，甚至还唱起了歌。而表哥则神情严肃，不苟言笑。两个人就这么来到了田间。

铁蛋告诉表哥，抓田鼠一定速度要快，不然田鼠一下就跑掉了。表哥听后觉得既然田鼠跑得快，那耗尽力气都可能抓不到，还不如做个陷阱守株待兔。可铁蛋哪里听得懂，他认为，抓田鼠直接抓就是了，用得着什么陷阱。说罢，田鼠跑了出来，铁

蛋立刻追了上去，一跳、一扑、一抓，可铁蛋费了好大劲，最后不仅什么都没抓到，还把自己弄得满脸灰。表哥再也忍不住了，指责起了铁蛋：“都是因为你，非要你用你的土方法，结果不但没抓到田鼠，还把它吓跑，你不愿意听我的，那我自己去抓。”说完，表哥就走开了，独留铁蛋一人。

表哥自己一个人，打算靠自己的理论知识做一个简单的小陷阱来吸引田鼠。他先从田里找了些蔬菜当诱饵，随后就开始组装陷阱，但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会组装，明明是按照书上讲的，可每次做出来都不尽人意。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，铁蛋走了出来：“对不起表哥，刚才是我太莽撞了，就听你的吧。”表哥自知理亏，赶紧接受了道歉。然后，铁蛋展示了他的动手能力，不一会儿就做出了一个陷阱，两人蹲在一旁，静静等待田鼠上钩。忽然，一只田鼠疾驰而过，被蔬菜吸引，跑到陷阱附近，一口叼住作为诱饵的蔬菜，原本被蔬菜卡住的木棍倒下，将田鼠死死盖住，看到这一幕，表哥和铁蛋都喜笑颜开。

最后，铁蛋和表哥开心地带着田鼠往家走……

指导老师：祝坤仙

桥见中国

■姚作舟

在华夏文明千年的流转里，瑰丽的想象总是连接着浩瀚的星空，那是根植在所有中国人童年记忆里的文化基因，它跨越重重的险阻，用浅浅的声调吟唱着亘古的衷情。

那是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，有着中华民族特有的胆识，在她的面前，再难的路程，也挡不住人们追求幸福脚步，那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啊，让山海不再，让沟壑能平。

在唐诗宋词盈盈舒展的画卷里，她是文人墨客们最钟爱的意象之一，当粗糙的大手把建筑的巧思和艺术的绚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。

“水从碧玉环中过，人在苍龙背上行”，这是赵州桥独有的“敞肩拱”，浑厚、严整而不失俊逸。“五壶冰底卧青龙，海外三山堕眼中”，广济桥的开合合守护着潮起潮落，也见证着古城潮州繁华的过往。

“禁城曙色望漫漫，霜落疏林刻漏残”，卢沟桥的明月依旧，而历史却已经变化了时空，“万古安澜”的洛阳桥边，诗人余光中发出游子满怀乡情的提问，“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，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”。

飞过时间的沧海，一座又一座的中国古桥，矗立在千年的历史烟雨之中，波澜不惊地连接起千万条水系，穿越哈人的狼烟，翻阅斑驳的旧历，将桥梁故乡的摇篮稳稳地安置在东方。

那是在勤劳的汗水下一斧一凿打磨出来的中国智慧，闪烁着劳动人民首创精神的光辉，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延续的文化纽带，把奋斗的种子深埋进古老的神州，一旦时代的战鼓敲响，它便喷薄而出奔腾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炽热的心间。

在重山峦的夹挤之间，在碧波万顷的海洋平面，在苍茫的雪域高原之巅，一座座中国新桥记录下奋斗者的姿态，连接着历史，承载着未来，昂扬地打开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险关隘道，她们腾云破雾而来，江河急流，她们凌空飞架而来，深涧峡谷，她们穿山越岭而来，海峡湖汉，她们蜿蜒蜿蜒而来。

超过100万座公路铁路桥梁，打通一个个堵点断点，在锦绣山河织造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，为中国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，这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：贵州。曾经的千沟万壑，交通成为发展的掣肘，如今的高速平原，世界的桥梁博物馆，从地无三尺平到天堑变通途，是三万多座桥梁在喀斯特高原上的拔地而起，是4000万贵州儿女，用信仰铸就的辉煌。

在奔涌向前的滚滚长江之上，135只是个暂时的数字，那是我们已建和在建的桥梁数量，而新中国成立以前，这个数字为零，斜拉桥、梁桥、悬索桥……铁路桥、公路桥、公铁两用桥……横亘在长江之上的一座座中国桥梁，见证着新中国艰难的起步，也不断续写着新时代大踏步前行的跨度。

碧波万顷的伶仃洋上，港珠澳大桥长虹飞，泛起斑斓的星光，海拔4500多米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清水河特大桥为藏羚羊的迁徙留出了生命的通道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40多座桥梁的“中国造”，是科技构建起的梦想之桥，更是友谊连接起来的和平之桥。

一座座中国桥梁，惊抱着世界，成为健硕壮观的地标，展示着中国的形象，一座座中国桥梁，定义着世界桥梁事业的发展格局，彰显着大国的担当。

最长、最高、最大、最快，这是中国桥梁的记录，也是中国建设者的荣光，他们把浩瀚星空古典的浪漫，用奋斗者的足迹，笔力苍劲地续写成新时代最硬核的传奇。

我们致敬中国桥梁，更要致敬那些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们，我们致敬中国桥梁，更要致敬那些砥砺奋斗的建设者们，在新时代的伟大复兴征程上，奋斗者的名字最具荣光！在万桥飞架的每一个地方，奋斗的力量永放光芒！

(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委员、宣传部部长、统战部副部长)